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最近官場秘密史 第十七卷 車頭兒藏奸弄縣主 封大令竭力媚鄉紳

話說封蘭仲到任之後，訪得真義縣民風刁橫，地面清苦。歷任官員終是賠錢不討好的去處，心裡大為失望。對六相娘子、鳳娘小姐談起苦經來。鳳娘小姐原是絕無計較的。一個未出閨門的處子，聽了也不過攢眉嗟歎了幾聲罷了。六相娘子卻不肯「奉天承運」了，終要使出些力氣把糟的事弄好了才歇手。一日，對蘭仲道：「大凡做官要想發財，不見得天天坐著、睡著就會升官、發財的。須得找點事情來做做，那怕沒風也要使他三尺浪，才是能為呢！」蘭仲道：「實不瞞太太說，我雖然沒有多大的能為，然而當幕友也算老手了。幫別人發財的發財，升官的升官，也不止一個了。其實臨到自家身上，弄到這種的絕地，也叫沒法奈何哩。最苦的是地方上沒有一個奔走衙門的紳董來做牽引，而且自己又沒帶幾個能幹官親幫著招攬主顧。究竟我是一縣之主，百里之侯，不能讓自己外面瞎跑，對別人招攬買賣、講論價錢，所以益發的死絕了。」六相娘子道：「既沒個得意的官親幕友，就不妨降格以求。我看捕班上的車頭兒還是個人才呢！」蘭仲道：「說起這個車頭兒，我想有點兒好笑。他真真眼珠子都沒有的人，也想在衙門裡當公事？」六相娘子道：「車頭兒這人倒還乖覺，怎說印不在行呢？」蘭仲微笑道：「不說了罷，說了倒叫太太生氣的，何苦來？省省罷。」

六相娘子道：「要說儘管說，這麼吞吞吐吐的，我是最不高興的。你我相處了這麼許久，難道你還不知道我的性度嗎？」蘭仲道：「不是哇，但不過閒話罷了。其實也不要緊，我好笑這車頭兒，他也不想，我大老爺上房裡放著這麼天仙女似的一對兒太太，又有花朵似的兩個丫頭，眼見得別的意思是斷斷乎不會有的哩。他往往沒人在眼前的當兒，假意兒指著沒頭沒腦的公事，到我跟前扭扭捏捏，臉都忘了。真真可惱又是可笑，委實的可憐見的。回來他要再這麼兒的時，我可答應哩。打他二百狗棍，他可熬的祝」

六相娘子聽了，衝著鳳娘冷笑一聲道：「聽他呢？我雖然不很知道衙裡的勾當。想其情，外班的頭兒不奉傳喚，可以朝著簽押房亂闖嗎？哼！真所謂孽由自作，不打自招。我瞧這車頭兒的神情，委實納罕得很。因此拿話來他一，吃我出來了。」鳳娘笑道：「那車頭兒的臉蛋果然俊得很，我見猶憐，何況老奴只怕二十歲還不到呢。」那如意兒接過來道：「據說車頭兒的妹妹，叫做什麼小美子，今年十七歲了。小美子的面貌同車頭兒一模一樣的。」

這個當兒，蘭仲一溜煙竟不知溜到那裡去了。六相娘子、鳳娘小姐都不曾覺著蘭仲已溜過了。六相娘子詫異道：「奇怪、奇怪，車頭兒有這個妹子，你怎地知道得這麼精細？年貌都活畫出來了，並且這『據說』的兩個字益發的奇怪了。究竟據誰說呢？」鳳娘道：「果然詫異得很，這倒應該研究、研究的，你倒問問他看。」說著抬眼瞅蘭仲，卻瞅了一個空，道：「咦？哪裡去了？」六相娘子瞅時，卻不見了蘭仲的影子，乃道：「罷了，不用說了，我都明白了，統共這幾天，可知故事卻玩的不少了。」又對如意兒和歡喜兒道：「我們這一起人，表面上算是主婢，其實底裡是同盟。隨便幹什麼事可以不用瞞避；若是瞞避起來，那就不是同盟的交道了，彼此乏味了。並且蘭仲也不必這個樣兒呢。」

鳳娘小姐道：「這話說的對針了。我們一共五個人兒，那麼的確確的所謂同命鳥哩。這個原因，索性大伙兒說說穿，大家不用遮三瞞四，倒是同心合意的圖個升官發財的道兒才是正經呢。」六相娘子道：「鳳妹這幾句話說得對了，你平日間終是不言不語，無所可否，這兒肯說尖話兒來，大家聽聽又是這麼有理，真是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了。」談論一回，收拾話題，過了一宿。次日，六相娘子對蘭仲道：「我們如今仔細想想，你的聰明智慧終究及我不過。這裡雖是地瘠民貧，我們做官的既然撞到這種地方，怎肯安心的坐以待斃？我想只消詞訟多，就不怕沒處撈幾個呢。我倒訪出個實在來了。這裡的土著果然是窮很了，米舖老闆胡明德不過千餘金的家財，便算他一縣之巨富了。如若在土著身上想法子，委實的沒味兒，比如胡明德的家財，一古腦送給我們，我們還不在心上。整萬的銀子，老實說看的慣了。我在家裡的時際，那一個月沒有整萬的租錢收進來呢。」

蘭仲道：「太太是富貴人家出身，自然眼界開闊了；我卻眼界小哩，若說有上串的銀子，也很高興了。」六相娘子道：「你這話說得沒志氣了，至於說我富貴人家出身，你又明明是取笑我了。我們家富則可矣，貴則未也。誰不知你家令兄梅伯先生，現署著彰陽兵備道呢，而且令伯大人直做到布政使呢。你們家才算得貴哩。」蘭仲忙道：「太太生氣了，我怎敢取笑太太呢？我同太太是一家人呀，我的哥哥就是太太的大伯子；我的伯父就是太太的伯公，怎地分判起你們家、我們家來呢？」

六相娘子笑罵道：「沒出息的東西，說尖話玩著，就嚇得臉都黃了。昨兒晚上不曾朝你說嗎，我們一伙兒是六親同一命的，真真生死共之的一局兒。比如你到外邊去，偷摸什麼車頭兒，什麼小美子哩，我們也不該多一句話。就是我們在婦道上錯了點子，你也只好一隻眼兒張著，一隻眼兒閉著，斷乎不能放出刺來。綜而言之，彼此都要想想根本上的點線。所以，我們一伙人只可以和氣，所謂『和氣致祥』，不可以不和。閒話休提，我們且談正經罷。方才不是說土著人身上斷沒有法兒好想，倒是寄居的客民很有些有錢的，置些產業在這兒，雖是群山萬谷之中，那個月湖一帶以及虎渡澗一帶，客籍紳富都造著好多的別墅，當做避暑的所在。」

蘭仲笑道：「太太可別說了，這個所在我也訪明白了，同我們摸金主義的一門子，上可沒個措手處，況且這般兒的紳富都是闊天闊地的。就是這個小鄉，太太可知是誰准蓋的別墅？」六相娘子道：「誰不知道呢，這小鄉就是方相國的別墅。這會子休了回來，他原不曾回家鄉去，就在這裡靜養著呢。」蘭仲笑道：「太太既然也曉得的，敢是方相國身上可以摸幾文嗎？」六相娘子道：「你又糊塗了，他雖然住這兒，他過他的日子，享他的清福，又不來理我們，這便是風馬牛兩不干涉，那裡有什麼法子想哇！我的老爺，你怎的不把案卷查查呢？」

蘭仲道：「哪一案沒有查過啊，只是沒有肥料的案子，也叫無可奈何呀！所以不高興去查哩。」六相娘子笑嘻嘻的從抽屜裡取出一張狀詞來，道：「這起案子倒可以發一個小小的利市，味兒雖不鮮甜，然而秀才卻是宰相的根苗。恭喜，恭喜。」蘭仲忙接過來瞧，是一件錢債訟詞。原告是客紳陳至剛，被告是中江秀才石忍冰，串騙陳至剛銀五千兩，前任手裡批的著公正人調處。攔下來的有一個月光景了。蘭仲瞧了只是搖頭。六相娘子道：「你且不要搖著頭，認是沒有味兒的，這一張書都在車頭兒肚裡，你去同車頭兒商量，管叫你發個小利市。」蘭仲便到簽押房立刻傳喚車頭兒進來問話。

一時車頭兒已到。蘭仲便把那張訟詞給車頭兒看了，又道：「太太說這當中有些原委，你且仔細的說給我聽了。」車頭兒回道：「小的在太太跟前都回明白了！」蘭仲道：「太太說話很懶怠的，說的有幾層曲折，原委很長，所以還是叫你說罷。」車頭兒答應了幾個「是」。便道：「這陳至剛大老爺是大名人，就是兵部侍郎陳大人的姪子。他自己卻是個舉人底子，捐了個戶部郎中，也不到部當差，在這裡造了一座別墅，娶了一位姨太太，住著別墅裡快樂過日子，彷彿神仙一般，好不有趣。至於這個石忍冰乃是中江不知那一縣的秀才，他老子是個富商。因為愛嫖，又歡喜買彩票，什麼湖北票、安徽票、廣東、浙江種種的彩票，拿著整注兒的洋錢神魂顛倒的狂買起來。他老子是一錢如命的人，這是商人的普通性質。瞧著兒子這麼樣的荒唐，便肉痛很哩，拿住了銀權一絲兒不放鬆；那忍冰便死絕了，指望買在手裡的許多彩票中一個頭彩出來；豈知一種一種的彩票都開過了彩。那裡有什麼頭彩在裡頭？指望了個空。那不就得了哩。剛好又遇著年終的關口，不要說掙足夠嫖的錢，就是各種賬目結算起來，沒有五千洋錢，過不得年關。幾乎把這個忍冰活活的急死。於是情急計生，把他老子的田房契據偷了一套出來，拿些字紙兒依樣包了一個包兒放在裡面。明知他老子這種東西難得查點的，即使偶然查點查點，不過把幾個包兒瞧瞧就完了，也不曾打開來的。所以很得意，到底不至於敗露的。於是拿了一套房契，想著有個朋友姓沙的叫做沙少安，是個名下孝廉，同陳至剛陳大老爺是最知己的朋友，因此找沙孝廉商量到陳大老爺那裡抵押五千兩銀子。只說印老子因為貨物沒脫手，放出來的賬款又收不下來，倒擱淺了。只消挪過年關，開春就本

利一併奉還。沙孝廉想這種事情，商界上常用事，絕不疑心。便向陳大老爺抵押了五千銀子。到明年過了元宵，那忍冰原深知沙孝廉的為人極是熱心慷慨，最肯可憐人，並且最會鑽別人的圈兒。他便使個計較跑到沙孝廉那裡不問情老，跪在地上，放聲大哭。沙孝廉倒唬了一跳，忙問這是那麼的把戲哇？忍冰哭的傷心，問了幾次，才說道：『兄弟該死，兄弟該死，兄弟的一條狗命就在老哥的手裡，老哥不救時，兄弟只好死了。』沙孝廉道：『這又是那裡說起？到底闖了那麼不得了的禍，乾了什麼過不去的事呢？還不爽快些兒說。我最不歡喜這種樣子的，你還不知我的脾氣嗎？』忍冰嗚嗚咽咽的道：『兄弟原也知道，老哥是直截爽快的人，但是兄弟這兒的事，鬧得太壞了，叫兄弟也沒臉說得。罷了，也不用說了，索性讓兄弟拿根繩吊死了罷，倒還乾淨些。』沙孝廉道：『你到底乾了怎樣無法無天的事，快說罷，只消我力量裡做得到，最肯搭救人的。你也該知道我的性度了。』忍冰又磕了五七個響頭，道：『在老哥的力量卻一點兒不煩難，只消一言之下，不但救了兄弟這一條狗命，但是兄弟這條狗命在石氏宗族很有關係，我既無兄弟又無兒子，兄弟一死，自作自受，原不足惜。倒是石氏香煙就此斷絕了，該死！該死！去年抵押的一款，家父其實不知道的，這套契券也是私底下取出來的。本來卻不要緊，家父不曾查點的，恰巧中江家裡急電到來，祖母十分病重，家父要馬上動身回去，這是向來的老例，遇到回去的當口，終要把各種的契券打開包親眼過了目，交給兄弟收管，等家父來了，仍舊交還家父收管。這兒查點起來，不是要敗露了嗎？家父的家法利害，若是敗露下來，兄弟決計活不成哩。要懇求沙大哥，擔個肩兒，向陳至翁商量把這房契取一取出，頂多三日，依舊交過去，斷斷不會誤事。兄弟素來誠實，老哥明鑒。』沙孝廉聽了，愣了半天，道：『你也太糊塗了，但是你去年要這票銀兩什麼用處呢？』忍冰又撒謊道：『其實兄弟也不是荒唐掉的，只因幾個商界上的朋友，說做金子生意，穩穩的賺錢，不料去年大概都是折本的。這是沙大哥你也知道的。幾個有名人物幾十萬幾百萬都是有的。就此一蹶不振的很有幾人。兄弟是初開手，膽子小，不過花掉幾千銀子，算運氣很濟呢！』沙孝廉道：『這還是公罪，老太爺跟前也好交賬的，何苦要瞞呢？只怕不是這麼折本啊！我也聽了說來，你在花柳場中，興致其實不淺呢？』忍冰暗吃一驚，忙道：『就為了這折本生意，當時賣出買進的當兒，這般商人都在花柳場中談經濟做事業，所以也曾應酬過幾次，大不了花了幾十兩銀子罷哩。後來折了本，便同這般人疏遠了，花柳場中也就絕跡的沒有去過呢。』沙孝廉道：『你是著名的誠實人，我也素來知細，既是這麼著，至剛那裡就這麼空手去取，想來他也信得過，取得出來，然而臉上太不好看了，須得拿一兩千銀子去才覺好看，你有法子想嗎？』忍冰忙道：『叫我哪裡去想法呢？這樣時兄弟仍是活不成。』說著咕咚、咕咚的磕響頭，沙孝廉一把拖起道：『這算那裡來的把戲哇，明早上你來取你的房契罷。』忍冰暗暗歡喜，再三感激而別。次日，忍冰起個絕早，就到沙孝廉那裡去取這房契。沙孝廉已代他取出來了，道：『我在朋友處挪了兩千銀子去取的。你的面子終算還好看，但是三天之期不可有誤。』忍冰結實的道：『若是誤了，豬狗也不如了。三天之期還是近期遠約呢。家父極遲明兒一早終要動身，只消飯後還現銀也可，仍舊拿房契去抵著也是使得，老實說都是我的權柄了。』說罷又道：『家父只怕要呼喚兄弟交代事情，這兒沒得空哩。』匆匆去了……』

蘭仲聽車頭兒說到這裡，歎道：『這沙孝廉沙少安，我也知道他他是個好男子，他是江東人呀，果然熱心很的，後來怎地攔下來，直到這兒還沒還銀兩呢？』車頭兒道：『大老爺明鑒，那石忍冰原是設計騙人，既騙到了手，還有錢還嗎？這一件事情不過騙了沙孝廉一個人。三五千銀子老實還不要緊，餘外還騙的人家不少呢！受到他的騙，還要說印的理性長；賴了人家的錢還要尋人家的晦氣，此人是殺不可恕的一個惡獸。』蘭仲道：『他既是壞人，別人怎地高興上他的當呢？』車頭兒道：『頭裡這石忍冰裝得極其老實，說一是一，說兩是兩，而且應酬朋友也謙沖和氣，手頭綽綽。比如無論在茶樓、酒肆，惠鈔終是他搶去。所以大家說自忍冰是個好人，誠實不過的。豈知他心上老早打了主意了。』蘭仲道：『這個石忍冰其實可惡了。』

車頭兒道：『這個石忍冰，知道了他的底細行為其實可惡，若是不知道他的底細行為，終當他是個極本分的誠實君子。瞧他的容貌舉止，說尖話兒都矮矮縮縮的。然而小的演說這一點兒，還沒有把他的惡處一齊顯出來，不過十分之二三罷哩。如今陳大老爺同沙老爺的意思，錢卻不想他還了，情願請大老爺當堂出出他的丑，打他幾百板子，辦他一個誑騙的罪名，舒舒他們的氣就是了。大老爺若是把這注銀兩本利都追齊了，陳大老爺是一個都不要哩，而且感激大老爺不盡呢。大老爺若是同陳大老爺，沙老爺拉個交情，能相互幫助幫助……恭喜大老爺，個裡的好處說也說不來。別的且不說，如今沙老爺的太太在新店裡當教習，信任的要不得，比之頭裡的玉小姐還要加一倍的有臉。』

蘭仲道：『呵，原是我知道，但是前任大老爺有這樣的機會，何以倒批脫了？』車頭兒道：『這裡頭有個原故，只為前任王大老爺太不近人情了，小的們很不高興他，所以沒有回他個明白。倒是石忍冰同三少爺一塊玩兒的，因此三少爺同老子說的，就批脫了。大老爺可知前任王大老爺撤任的原故嗎？原就是陳大老爺心上不高興了，一封信寫到省裡，不消十天半月，顏色就變了，大老爺就榮任到這兒來哩。』蘭仲聽了，直跳起來道：『既然當地有這位客紳這麼大的勢力，我早該去拜會呢，你怎地不早早兒稟我呢？』

車頭兒道：『這倒不在乎的，就是方相國隱居在這兒，也不肯同地方官交接的。至於小西湖虎渡澗一帶，猶之陳大老爺差不多的客紳、差不多的勢力也不止一二十位。他們終不過一般差不多的。詩酒往來，琴棋消遣罷哩。就是地方官去拜會，終不過擋駕就完了。頂要好不過過一天，差人送個貼兒來，終算答拜過了。所以小的們沒有回大老爺。這會子承太太的恩典，傳喚小的進去，賜酒賜飯，小的無可報效，不得不把這件事在太太跟前稟明瞭。至於那些沒良心的都約齊了，不把這件公事稟大老爺知道，等大老爺瞎地裡去碰運氣，若是大老爺開格外的恩典，他們沾了好處，那麼再把這事稟明大老爺。小的委實的受恩深重，若把這件公事捺下來，陳大老爺又是不高興，豈不要誤了大老爺的前程嗎？至於這裡地面雖苦，然而只消得了訣竅，做起來還算上中的缺，並不壞呀。』

蘭仲聽到這句話朝著耳根裡直鑽了進去，眼看著身邊沒有第三個人，拉了車頭兒的手道：『老弟怪可憐的，怪不得太太歡喜你車頭兒。』便著恭維了一泡，商量了一回。便立刻喊伺候，到浣花別墅去拜會陳至剛陳大老爺，送了門上大爺一百銀子，替他周旋了一句，有極要緊的公事面稟陳至剛陳大老爺。明知是為了石忍冰一案，不便不見他，而且該當面說一聲。究竟是地方官又是要他循點兒情分，便道了一個「請」字，就在內書房相見。蘭仲守定了一個絕妙的主意來對付至剛，諸公可知道？蘭仲守了一個怎樣的主意？說穿了其實妙不過，只是瞧去卻是很便當的道兒，然而幹起來卻又很不容易的事。不是做書的老著面皮誇句口，雖不是這門子的專家，然而也還可以勉強支持一回，不至於丟臉。你道怎樣的一個主意呢？蘭仲自居為一個嫖客，拿至剛當做一個有藝的婊子，既要想嫖他，又要想不花錢，反而要想人財兩得的念頭。媚也媚到一萬分，丑也丑到兩萬分了。可知蘭仲把這節的撥臀捧屁、吮瘡舐痔的手段搬演得十分周致，直把一個陳至剛弄得迷迷糊糊，墜入五里霧中，嘴裡沒口子的說道：『蘭翁是當今不可多得的能員，可惜屈於下位，兄弟連夜打電報到京裡回家叔說了，弄個專摺密保；再打一個電報到省裡，回家岳說了，也弄個專摺密保，內外夾攻，怕不升三級嗎？那個石忍冰其實可惡，別論他是個秀才，定規打他一頓板子，凡事有兄弟，不怕什麼的。』

蘭仲沒口子的答應著：『兄弟連夜照辦。』連忙告辭回衙辦理。至剛再三說道：『今後我們是一家人了，須要常來走走，我們幾個要好朋友也得敘敘。就是方相國，已有信息出來，快要起用了。兄弟同蘭翁介紹介紹，很有好處的。方相國不起用則矣，一經起用，定是軍機上有分的。』蘭仲愈加醜態百出，巴不得拿身子來孝敬他。沒口的答應，從今日起，天天過來伺候至剛。直送到大廳上，方才進去。據說陳至剛為人很是拿大，憑你是誰，終是書房相見，不作興花廳上請見的，而且送客從不曾送到大廳上的。當時上下三等的人那一個不是詫以為奇事哩。且說蘭仲，回衙立刻就點車頭兒，立拿惡棍石忍冰到案。車頭巴不得要討老爺、太太的歡喜，飛也似的去到石忍冰的處所，吆喝著要人。原來石忍冰的老子也在小西湖上造了一所別墅，附庸風雅取這別墅名兒叫「詠梅山莊」。娶了個揚州寡婦做五姨太太，過幾日快樂日子，以娛晚景。當時車頭兒吆喝喝打進莊院，只喊著捉人，忍冰的老子究竟是個商人，經不得這麼的風浪，已慌作一團，只是抖抖索索的道：『捉、捉誰？』

車頭兒道：『石忍冰的王八蛋快滾出來，大老爺立等著要人哇！』忍冰的老子愈加發慌道：『沒、沒在這裡。』車頭兒拿鞭子

在忍冰的老子頸上一套，道：「不交出你的小王八蛋來嗎？就鎖了老王八蛋去罷，有沒有你的小王八蛋，大老爺跟前去說，我們不知道，只曉得『詠梅山莊』裡捉人。」可憐這老頭兒不曾受過這樣的風波，直唬的哭了。還是那五姨太，揚州寡婦，原是揚州城裡甘泉縣衙門前開鴉片燈的出身，那般差役是見慣的，而且和甘泉縣捕快徐頭兒有交道的，所以差役的把戲識得十分精透，便走出來道：「上下擔待些兒，我們有個緣故告稟上下得知，忍冰這不肖，因為不爭氣結交匪類，撒潑花錢，三年前曾經偷了房契田單出去，因此驅逐了的，不知如今又乾了怎的罪犯，勞動上下來拿人？委實的早已不許進門了的，若要拿人時，我們原不曾存案，驅逐這不肖，果然推脫不得。好在有個著落在這兒，請上下自去拿他便了。」

車頭兒看這婦人說的話也還在行，原曉得這忍冰老子恨極了的。另外在哪裡過活，不過不很知道在歸里祝按理到來問一聲住址是該的，曉得這老兒是個軟殼，樂得詐上一票錢，因此便放和了許多道：「宅上既然這樣說時，我們當公事哪裡不積些陰德，那末這石忍冰現在住著哪裡呢？犯罪其實不小，大老爺立刻要拿到他來辦呢。」那婦人道：「不知怎樣的犯罪啊？」車頭兒道：「有工夫問話嗎？」

那婦人便撥轉口來，假意搭訕道：「是，是。這犯罪犯得不小哩。他現在住著吊桶巷，第十三號門牌。同堂班裡的大姐做人家呢。上下去拿他就是了。」忍冰的老子道：「大叔去拿他吧，放了小老兒罷。這個畜生，害煞人了。」車頭兒微笑道：「我們鏈子上去極容易，要退下來卻麻煩。」那老兒禁不住又要哭了。那婦人明知要錢的話頭了，連忙取了十塊洋錢，陪笑道：「上下方便些兒罷，有個茶東在這兒。」車頭兒一看，只得十塊洋錢，便喬張喬致的拖了忍冰的老子便走，發話道：「誰有工夫去拿小王八蛋，拿了老王八蛋去也是一樣的，十塊洋錢，我公事也辦的老了，倒你們來戲咱老子，混帳王八蛋，不識高低的狗男女。哼！十塊洋錢。」

拖著便走。忍冰的老子雙手捧住了一扇隔兒哭著央告道：「伯伯、叔叔、老爺、大老爺，要多少銀子，小人終依伯伯、叔叔。說個數目，一絲兒不短欠。」車頭兒死活的忍住了笑，惡狠狠的道：「拿一萬兩銀子來。」那婦人卻不慌張，陪著笑臉道：「上下請坐了，終可以商量的，我們寄居在客地，並不敢裝窮，委實的拿不出一萬銀子孝敬上下。」於是好容易商量的五百塊洋錢，一手交錢一手去鏈子。車頭兒原不過想敲詐他二三十塊洋錢，是打准了算盤來的，吃他一泡兒的吆喝、哄唬，直弄到五百洋錢，身上都放不了。興沖沖的先把洋錢送回家裡，交給老婆收了，便飛也似的來到吊桶巷，看準了第十三號門牌，正要打門進去，只聽得裡面一個蘇州婦人的聲音在那裡哭叫。不知誰在那裡哭罵，看下一回便知分曉。